燕在閣知新錄

燕在閣知新錄卷二十一

豐山王　棠勿翦氏彙訂

金壇王　澍蒻林

晉陵唐祖命聽翁

岑川程　鍾葭應

潭濵黃　景愛堂　參校

傳別

周禮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其四曰聽稱責以傳別註成成式也傳別券書也稱謂貸之以物責謂責其所償此乃後世劵契文書之始非交易也後世交子會子楮

鈔其用雖不同而以空文質實貨其原已兆于此

飛錢

唐時本用錢商賈至京師錢重難携唐憲宗令商賈委錢于進奏院及諸軍使輕裝趨四方合券乃給其錢名曰飛錢宋太祖時許商人入錢左藏庫以諸州錢給之此如今之會票宋後有交子會子並楮　鈔等項則以無用之紙覓貿有用之物宜其百姓日貧相趨爲盜而不已也

交子

宋眞宗時張詠鎭蜀蜀人鑄鐵錢錢重不便貿易設質

劑之法一交一緡以二年爲一界而換之二十年爲十界謂之交子棠按周禮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七曰聽買賣以質劑劑音茲質大市有知見也劑小市有契券也交子非借券也以楮爲幣也然獨用于蜀耳後世會子鈔皆以楮爲幣其端實兆于此

會子

宋高宗紹興三十年侍郎錢端禮被旨造會子又謂之錢引又謂之關子又謂之關會其實一也內外流轉其合發官錢並許兌會子輸左藏庫其意與交子同而更名會子也總皆以紙爲重資也

交鈔

金循宋四川交子法置交鈔自一貫至十貫五等謂之大鈔自一百至七百五等謂之小鈔以七年爲限納舊易新其後罷七年之限字有昏者方換之交鈔之制外爲闌作花紋中書貫例左書號右書料其外篆書僞造者斬告捕者賞衡闌下書中都交鈔庫准尚書戶部文移及納錢換鈔納鈔換錢等官司四圍畫龍鶴爲飾宋之交會用徽池紙印文書字于上金元鈔皆桑皮等造爲鈔而印以字紋也元後又造中統元寶鈔以千計者四等以百計者三等以貫計者二等每一貫同交鈔一

兩兩貫同白銀一兩元寶鈔交鈔行之旣久物重鈔輕至元間又造至元寶鈔錢久未行至是又造至正通寶錢與歷代錢並用以貫鈔法而海內大亂京師料鈔十錠易斗粟不可得矣有明亦用鈔禁不用銀恐有闕于錢鈔後亦不行

金

漢時不重金故賜臣下黃金多至數百斤王莽末年省中尚有六十餘萬觔貨殖傳不言黃金故金多而用之如泥沙也後代重金故金少宋太宗問杜鎬曰西漢賜予悉用黃金而後代爲難得之貨何也鎬對曰當是時

佛事未興故金價甚賤棠攷此語誠爲不謬草木子云金一爲箔無復再還元于是方知金貴之由

銀紀

古之財各物主之銀在所緩也今之財銀主之各物在所緩也古者布帛菽粟錢刀等物皆謂之財舜南風之歌云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南風長養萬物所指非一不謂銀也周官太宰以九賦斂財賄注云財泉穀也亦不言銀也唐虞之時金爲幣戰國分爭逮夫秦漢之際言金者紛紛矣而皆不及于銀禹貢荆揚皆貢金三品謂金也銀也銅也雖言銀而獨及于荆揚則

不爲幣可知漢書云黃金一斤值錢萬銀八錢爲一流值錢千大抵飾觀之物非若錢爲民間流通者漢書又言秦并天下幣爲二等珠玉銀錫之屬爲器飾寶藏不爲幣武帝時大興兵伐匈奴山東水旱貧民流徙皆仰給于縣官縣官空虛于是言利之臣請造銀錫爲白金及五銖錢銀爲民用始于此以爲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曰白金三品重八兩者圜之其文龍值二千差小而方者其文馬值五百又小而橢之其文龜值三百當是時銀八兩值一千文以龍值二千民趨利如流水坐奸鑄金與錢罰法百餘萬人京師更鑄

赤側錢一當五白金民不寶用終廢不行維時安息國在月氏西以銀為錢錢如其王面王死輒更錢焉又云得漢黃白金輒以為器不為幣王莽時造六幣有金幣銀幣龜幣貝幣布幣帛幣然銀幣亦創見旋即廢惟泉布流通古今不改魏時始改用絹晉索輔曰古者以金貝為貨蓄息穀帛量度之耗也制錢則通易不滯大始中河西荒廢不用錢裂疋以為段數傔布既壞市易又難徒壞女工不任衣用于是復用錢唐時有租庸調之說租出穀庸出絹調出繒不以銀為正供也蓋古人蔽粟布帛大較以有易無百貨流通四人交利此非謂金

銀在所不重也金銀不常有故民不適用若當時專以銀爲重則唐憲宗之詔胡爲乎來哉唐書云憲宗元和年詔曰天下有銀之山必有銅鑛銅者可資于鼓鑄銀者無益于生人其天下採銀坑竝宜禁斷而通典則謂交廣之域以金銀爲貨張籍詩云海國戰騎象蠻州市用銀蓋記異也可知唐之用銀者獨蠻州耳前代相沿皆以爲無益生人之物而棄之宋仁宗時諸路輸緡錢福建二廣許易以銀江東仍帛也金史食貨志云銀舊例每鋌五十兩民間或有截鑿之者其價亦隨時低昂夫食貨志言截鑿則先未截鑿可知也言隨時低昂則

不流通可知也元光二年寶泉日賤銀價日貴至哀宗正大間民于是只知用銀市易盡如福建二廣矣嗚呼孰知至今日相仍不變乎曾考明太祖八年見金銀之爲市易也古所未見禁民間不得以金銀爲貨交易違者治其罪　告發者以物給之大哉王言一變元人惡習惜乎立法未嚴諸臣不能恪遵聖意使民不得任土作貢以致財匱民散底于淪亡此亦前明之弊同元一轍有識者所當發憤也按銀之爲幣起于漢武再見于新莽安息國有銀錢後流通于下者獨交廣相沿于福建而金元則濫觴矣漢鼂錯曰珠玉金銀衆貴之者以

上用之也爲物輕微易藏在于把握可以周海內而無饑寒之患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資也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此誠探原之論然當時珠玉金銀用之于上致奸民有奇貨之居非若今日用于天下使銀爲朝野之嗜使今日用金用珠用玉皆如用錢人未有不以爲奇且異也何獨至于銀而恬然安之且今之財旣不同于古之財矣抑知受銀之害有更異乎古之民菽粟布帛卽謂之財養生以此國賦亦以此或有指銀而謂之曰此財也不知也亦猶今日以玉以珠示農夫曰此財也不知也彼非

不知玉也珠也以爲飾觀之物非財也知之無益也其視銀亦猶是也當是時民得肆力于畎畝之中凡在位者克稱其職即欲以賄自恣小民無金玉賄于何有故稍足自立必不至瑣屑于升斗丈尺之間以自炫其貪橫之習何也桑地不生銅私家不鼓鑄金銀民所不事所有者布帛菽粟耳是以爲吏者能醇良而民亦克修其業今也不然農家俯仰所給非銀錢不能市南畝未克有秋往往指田爲質及登場收穫之日算子母而償逋滯已踵相接也未及官賦爨煙已不起矣而在位者晏然不覺徒以催科爲賢槖私金銀之藏不露貪橫之

跡上下相蒙不可收拾其害必至于臣背其主民夫其鄉逃亡而爲盜賊者不可數勝抑知由于不以布帛菽粟爲財而以銀爲財之所致乎嗚呼銀之爲害流毒才四百餘年有心復古者能使今之財如古之財則斯民也豈有異于古之民乎吾不知阜財之風何日再見于天壤也

季春須冰

函史云季春之月司爟以火見出火民咸從之蠶始鼓鑄陶冶須冰傳以爲火出畢賦自命夫命婦至于老疾無不受冰前啓冰以薦不畢須王棠曰古人于天時之

遷變如陰陽水火之不齊必思預有以防之今伐冰之
家亦不知用冰爲何事古道不行于今不獨冰爲然矣

冰說

調陰陽順四時爲先世之所極重而今時之所極輕者
莫如冰豳風詠鑿冰春秋書無冰月令記開冰凌人職
屬天官歲十二月斬冰三凌冬有事于冰也春治冰春
有事于冰也夏頒冰夏有事于冰也秋刷秋有事于冰
也凡外内饔之膳饈鑑焉凡酒漿之酒醴亦如之祭祀
共鑑賓客共冰大喪供夷槃冰此則冰之用也王氏注
謂藏冰將以備暑而亦所以達陽出冰雖以禦暑而亦

所以助陰此則深知冰之可謂陰陽也而子曰順四時者何居昔者申豐對季武子夫冰以風壯而以風出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徧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菑霜雹厲疾不降民不夭札無愆陽無伏陰即前達陽助陰之論而春與秋則人所忽者棠謂天下之患蘊于此必發于彼傷其源必竭其流冬無愆陽冬無害也陽氣初生而未達陰氣伏匿而未疏積寒鬱結之勢至春而發爲淒風淒風者愆陽之所生也夏有伏陰夏無害也陰氣將絕而無助陽氣旁薄而昭宣蘊隆蓄積之勢至秋而發爲苦雨苦雨者伏

陰之所成也秋之害伏于夏春之害伏于冬故在天則有雷震霜雹在人則有降疾夭札凌人繫于天官者竟所以資參贊之理也是知冰之爲用至大而豳風春秋月令暨周之凌人皆在所不忽也自常人論之謂不過膳饈酒醴祭祀賓客喪禮之必需而已豈知上足以法天時下足以防人患而關係有如是哉戊子己丑水潦爲害疫氣時行思及古人凌人之掌申豐之論有關天時人患不少故又著冰說俾有心國是者一觀覽焉

水官辨味色潛合

許敬宗云古者五行皆有官水官不失職則能辨味與

色潛而出合而更分皆能識之予謂合而分人易知潛而出非辨味與色烏得而知之陸鴻漸嗜茶于天下之水性輕重清濁甘淡皆能歷歷分別其等第嗚呼古人用以治水陸子用以治茶今世乃欲求一別水味以治茶之陸子又不可復得豈不深可歎也夫

太西水法

海水鹹性重有力故海中之舟入水較定寸尺一入江水則船深尺許江水力薄不勝任不及海水之有力也又云凡山中取水極易人之血脈一氣周流凡看土山其下必有石如無石則不得成山也有石其下必有空

虛之處凡空隙皆有氣有氣則有水不定有源方有水也氣即水之源也

溫泉

溫泉之擅名無如驪山其香潔者莫如黃海之湯泉溫泉著名隨在多有最多者莫如福建閩誌書閩地凡三十二處

管子水地

管子水地篇曰地者萬物之本原諸生之根菀也美惡賢不肖愚俊之所生也水者地之血氣如筋脈之流通者也故曰水具材也何以知其然也曰夫水淖弱以清

而好灑人之惡仁也視之黑而白精也量之不可使槩至滿而止正也唯無不流至平而止義也人皆赴高己獨赴下卑也卑也者道之宰王者之器也而水以爲都居準也者五量之宗也素也者五色之質也淡也者五味之中也集于天地藏于萬物產于金石集于諸生故曰水神集于草木根得其度華得其數實得其量鳥獸得之形體肥大羽毛豐茂文理明著萬物莫不盡其幾

夫玉之所貴者九德出焉溫潤以澤仁也鄰以理者知也堅而不蹷義也廉而不劌行也鮮而不垢潔也折而不撓勇也瑕適皆見精也茂華光澤並通而不相陵容

也叩之其音清搏徹遠純而不殺辭也是以人主貴之藏以爲寶制以爲符瑞九德出焉人水也男女精氣合而水流形三月如咀咀者何曰五味五味者何曰五臟酸主脾鹹主肺辛主腎苦主肝甘主心五臟已具而後生肉脾生隔肺生骨腎生腦肝生革心生肉五肉已具而後發爲九竅脾發爲鼻肝發爲目腎發爲耳肺發爲竅五月而成十月而生生而目視耳聽心慮目之所以視非特山陵之見也察于荒忽耳之所聽非特雷鼓之聞察于淑湫心之所慮非特知于粗粗也察于微眇故修要之精是以水集于玉而九德出焉凝蹇爲人而九

敍五處出焉此乃其精也精粗濁蹇能存而不能亾者也伏闇能存而能亾者蓍龜與龍是也龜生于水發之于火于是爲萬物先爲禍福正龍生于水被五色而游故神欲小則化如蠶蠋欲大則藏于天下欲上則凌于雲氣欲下則入于深泉變化無日上下無時謂之神龜與龍伏闇能存而能亾者也或世見或世不見者生蟡與慶忌故涸澤數百歲谷之不徙水之不絕者生慶忌其狀若人其長四寸衣黃衣冠黃冠戴黃蓋乘小馬故疾馳以名呼之可使千里外一日反報此涸澤之精也涸川之精生于蟡一頭而兩身其形若蛇其長八尺以

其名呼之可以取魚鼈此涸川之精也是以水之精粗濁蹇能存而不能亡者生人與玉伏闇能存而能亡者蓍龜與龍或世見或世不見者蟡與慶忌故人皆服之而管子則之人皆有之而管子以之是故具者何也水是也萬物莫不以生唯知其託者能爲之正具者水是也故曰水者何也萬物之本原也諸生之宗室也美惡賢不肖愚俊之所產也何以知其然也夫齊之水道躁而復故其民貪粗而好勇楚之水淖弱而清故其民輕果而賊越之水濁重而洎故其民愚疾而垢洎浸也秦之水泔最而稽於滯而濁最絕也故其民貪戾罔而好事齊

晉之水枯旱而運於墆而雜故其民諂諛葆詐巧佞而好利燕之水萃下而弱沈滯而雜故其民愚戇而好貞輕疾而易死宋之水輕勁而清故其民閒易而好正是以聖人之化世也其解在水故水一則人心正水清則民心易一則欲不污民心易則行無邪是以聖人之治于世也不人告也不戶說也其樞在水

棠按論水之理此篇最得主腦真是溯流尋源之論獨言慶忌與蟡語似不經然愛其文不忍割裂故全錄之

蟹黃水

宋周煇清波雜志云醞法言人人殊故色香味亦不等

醞厚清勁復繫人之嗜好泰州雪醅著名惟舊盎用燗治客次幷蠏黃水蠏黃不堪他用止可供釀紹興間有呼匠輩至都下用西湖水釀成頗不逮有詰之者云蠏黃水重西湖水輕嘗較以權衡得之輝向還鄉郡飲所謂雪醅亦未見超勝豈秫米日損水泉日增而致其然抑醞法久失其傳大抵今號兵厨皆有此弊不但泰之雪醅也

水性強弱

蒲元傳諸葛孔明命蒲鑄劒言蜀惟江水爽烈是天分其野大金之元精也漢水鈍弱不任淬刀劒或以涪水

雜江水輒能辨之

八功德水

西域有八池其泉一淸二冷三香四柔五甘六淨七不饐八蠲痾故名八功德水方輿勝覽云梁天監中有胡僧寓于蔣山山中之水時有龐眉叟相謂曰予山龍也知師渴俄而一沼沸出後有西僧至云西域八功德水已失其一似竭彼盈此也自梁以來人飲之可以愈疾按此則南京蔣山下之水眞爲名勝之區也

惠山泉脈通京師

芝田錄云李德裕在中書飲惠山泉毗陵至京師置遞

鋪號水遞有僧謂曰常州水脈與京師一眼井相通李以爲荒唐僧曰昊天觀常住庫後是也李乃以惠山泉與昊天水𣈆記同味不異于是停其水遞

水有五色

博物志水有濁有清河淮濁江濟清南陽有清冷之水丹水汝南有黃水華山南有黑水天下之水類皆五色

折洗惠山泉

宋周煇清波雜志云煇家惠山其泉可至于汴都但未免瓶盎氣用細沙淋過則如新汲時號折洗惠山泉

天台竹瀝水

天台竹瀝水味在惠泉之上江鄰幾雜記云蔡君謨嘗與蔡君謨鬬茶蔡用惠山泉蘇茶小劣改用天台竹瀝水煎遂能取勝取天台水用竹梢屈而取之

三泠

類集云江水至金山分爲三泠李德裕取金山中泠水劉伯芻水品以中泠爲第一陸羽以爲第二水記以揚子江南泠水爲第一蔡祐竹牕雜記石排山北謂之北灑蔡肇詩中泠之西古石排

廣陵濤

枚乘七發觀濤于廣陵之曲江世以爲揚州府治至

正年間省試羅刹江賦試者三千人獨錢惟善思復以錢塘江爲曲江遂聞于時楊廉夫躂之時號曲江處士錢塘江干有廣陵侯廟朱竹垞太史有詩其詩序謂會于固撰越郡趙公救災記中有廣陵斗門合之伍子之山胥母之場疑義可析也其詩曰昔聞江月松風客賦證錢塘是曲江不見郊關廣陵廟靈風長拂舊旛幢又云曲江卽浙江曲與折義均也江都更名廣陵在元狩三年時枚乘久卒不因見之于文是枚乘之廣陵爲浙江明矣

假泉水

朱國楨云家居苦泉水難得自以意取尋常水煮滚總入大磁鋼置庭中避日色俟夜天色皎潔開鋼受露凡三夕其清澈底積垢二三寸亟取出以罈盛之烹茶與惠泉無異蓋經火煆煉一番又浥露取眞氣則返本還元依然可用此亦修煉遺意而予創爲之未必非水經一助也棠按此說若果善家居行之亦易易事且可省舟楫之費故爲標出

水之輕重

揚子江水並惠山泉稱之一升重二十四銖杜康泉二十三銖

龍池

隆慶坊舊宅相傳有龍池其事不根皆後人爲之辭耳六典曰宅有井忽湧爲小池周十數丈常有雲氣或黃龍出其中至景雲中復出水其流浸廣里中人移居遂鴻洞爲龍池開元爲離宮後增廣遂爲南内其正殿名大同殿又有龍池殿皆主此池也長安志曰龍池在躍龍門南本是平地自元宗垂拱後因雨水流潦成小池後又引龍首渠波分溉之日以滋廣至景龍中彌亘數頃常有雲龍之祥後因謂之龍池又曰龍首渠者隋城外東南角有龍首堰隋文帝自北堰分滻水北流至長

樂陂西北分爲二渠其西渠自永嘉坊西南流經興慶宮呂圖亦著漨水入興慶池路則是興慶之變平地以爲龍池者實引漨之力也六典所紀全沒導漨之實而專以變化言矣六典本張九齡所撰李林甫繼之重加注以奏大約諂辭皆林甫也昔武后改新豐縣爲慶山縣其說曰后時嘗因雷雨湧出于一山故以爲名兩京道里志曰慶山湧出初時六七尺漸高三四百尺此爲人力無疑其時有給事中魏叔璘者戲言曰此平地生骨堆耳后聞之賜魏死南部新書曰天后時有獻三足雞者或言一足僞天后笑曰但令史册書之安用察其

眞僞古今符瑞大槩如此不獨龍池也

飛渠

宋都汴城内有大水二一自北趨南直貫都城者汴渠也一自西而東亙郡城者京水也太祖欲通京水使東下以達五丈河而中間有所謂汴渠者焉實與京水交冲而京水高于汴渠若決京注汴則必隨汴南流不能東出故必于京水會汴之地架空設槽橫跨汴面其制如橋而金水河之水乃以西横絕以東注于五丈河也宋朝所謂惠民河是也京水亦名金水河水經言昆明源流有所謂飛渠者即此意也按陝西未央宮據龍首

山爲基龍首之在渭濱者本高四十丈故未央殿出長安城之上然漢城之水取諸昆明而昆明之水武帝皆嘗堰灃沇水以及樊杜諸水入之水之入池而又北出也其下爲三渠一注青門又至淸明門合王渠以入于渭第二枝自都城西面南來第一門名章門者于其旁設爲飛渠是名滄池此池之中有漸臺滄池下流循殿之北向東而往逕石渠天祿閣桂宮北宮長樂宮皆用此水也未央地勢高而此水能西面而轉北以行是行乎未央山背窪下之處也滄池下流有石渠者礲石爲之以導此水自此以往凡水既周徧諸宮自淸明門出

城是爲王渠王渠猶御溝也王渠與漕渠合而北入于渭第三枝則揭水陂也自南而北徑趨建章先爲唐中池周四十里已而從東宮轉北則爲太液池其中又有漸臺郎建章宮漸臺也漸臺下流入渭亦名滈水本泬水傳寫泬誤爲泬泬又誤爲滈或曰滈水聲也非水也桼按長安城與汴城皆無水而水長流不竭皆飛渠爲之因書始末于此

滄浪

閻百詩曰集注滄浪水名殊非葢地名也當云武當縣西北四十里漢水中有洲名曰滄浪漢水流經此地遂

得名滄浪之水云善乎宋葉夢得言大抵禹貢水之正名可以單舉者若漢若濟之類是也不可單舉者則以水足之若黑水弱水之類是也非水之正名而因以爲名則以水別之若滄浪之水是也滄浪之水四字成文未可直曰滄浪似預爲朱子正其譌誤者

愼火停水

石林燕語云陳希夷將終密封一緘付其弟子使候其死上之既死弟子如其言入獻眞宗發視無他言但有愼火停水四字而已或者以爲道家養生之言而當時皆以爲意在國事祥符間禁中諸處數有大火遂以爲

先告之驗上以軍營所聚居尤所當戒乃命諸校悉書之門故今軍營皆揭此四字裳謂愼火停水四字用在養生受用不小

火

燧人氏鑽木取火令人無腹疾故曰燧人

宋無忌

白澤圖云火之精曰宋無忌魏志安平太守王基家生一男墮地便走入竈中管輅曰宋無忌之妖非妖咎之徵也唐志牛僧孺爲武昌節度使立宋無忌廟祀之以禳火災唐韋建除武昌節度使將行夢一朱衣導從數

十詣韋曰公將鎮鄂渚僕所居頽毀非公不能葺治及至訪無忌廟其像即夢所見者遂新之

四時改火

古人四時改火故周禮有司火氏掌四時變火火各以時則民疾可救唐長安清明尚食內園官小兒于殿前鑽火前得者進上賜絹三疋金碗一口都人聚門外以觀朝野鄭重仍有古人之遺意其火取榆柳之火賜近臣順陽氣也宋朝惟賜大臣後則不行矣棠竊謂古人四時變火原以順時除疾非是則不取火可知火之爲道星星相續無有已時至變火之時方將舊火任其自

熄而以新火任事韋莊所謂內官初賜清明火是也今則不論四時並不論清明日日取火時時取火不用木取火用石取火將古人木生火之說棄而不用先民所謂滅棄五行宜乎年壽之不古若也

隋書云王劭以古有鑽燧改火之義表請變火曰周官四時變火以救時疾在晉時有以洛陽火度江者代代事之相續不滅火色變青昔師曠食飯云是勞薪所爨使視之果故車脚令溫酒及炙肉用石炭柴火竹火草火麻荄火氣味各有不同以此推之新火舊火理應有異願于五時取五木以變火用功甚少救益方大

回祿

國語云內史過曰夏之興也祝融降于崇山其亡也回祿信于聆隧左傳昭十八年五月宋衛陳鄭皆火子產使禳火于玄冥回祿祈于四鄘注回祿火神正義云玄冥祭修熙不知回祿祭何人按楚之先吳回爲祝融或云回祿卽吳回也

丁壬

左傳梓愼曰水火之母也正義云陰陽之書有五行嫁娶之法火畏水故以丁爲壬妃是水爲火之雄莽傳注張宴曰水以天一爲牡火以地二爲牝故火爲水妃韓

陸渾山火詩丁女婦王傳世婚

龍火

天下之火皆畏水水尅火也惟龍火不畏水謝肇淛五雜組云龍火與人火相反得濕則燄得水則燔惟火投之則反熄此所謂以火攻火也

六書

六書之義象形爲首形不可象而指事事不可指而會意意不可會而諧聲聲無可諧而後假借計玉篇諸部及六書略字多不能踰三萬而諧聲得二萬一千是諧聲居六書之十九矣漢字有字無聲者矣番字則皆諧

爲老師宿儒窮年細繹而時有訛誤乃知字學之難也三代之前則左氏韓子三代之後則揚雄許愼最號精覈通博猶不達六書之義況其他乎六書以象形象事象意象聲爲四象假借借此者也轉注注此者也四象以爲經假借轉注以爲緯經有限而緯無窮者也故一字而十餘用一字而十餘音引申觸類而天下之能事備矣三十六字母之切韻也天地自然聲焉蓋以牙齒舌喉脣而得之者也私智無所損益矣

杜壹釋岣嶁碑

惟帝曰獻翼將脒亂水浲陸谷鳥𪈓丙化音行禹身度川

畝高深與奠長蛇封豕[illegible]嵒麓巴伯益劢升析道岡姅
庶丘皋既宅華恒泰衡帝念功舉虔祡申禋冠佩逾從
南旻豐食衆别昆孽萬物合正民鮮鼠喪

岐陽石鼓

雍錄云元和志石鼓文在鳳翔府天興縣南二十里石形如鼓其數十葢記周宣王田獵之事卽史籀之迹也正觀中吏部侍郎蘇勉記其事云虞褚歐陽共稱古妙雖歲久訛缺遺迹尚有可觀紀地理者不存記録尤爲可惜按記此言則世人知有岐鼓自唐而始歐文忠雖甚重其筆畫謂非史籀不能爲開元後張懷瓘韋應物

韓退之直云宣王之鼓然無確據竇泉曰岐州雍城南有周宣王獵碣十枚並作鼓形歐文忠曰十鼓之文可見者四百六十五字不可識過半韓詩所謂牧童敲火牛礪角年深豈免有闕訛就其文之可曉者言之有曰我車既攻我馬既同者車攻語也有曰有魚維何維鱮及鯉何以標之維楊及柳則兼記田漁也語與車攻詩合字體又爲大篆而籀又宣王之史歸諸宣王無怪其云然也然古事有可參例者五子之歌即大禹貽後之訓伊尹之三風五愆又皆成湯之本語也此乃世臣子孫舉揚先訓以明祖述之自耳則鼓語偶同車攻安得

便云宣詩也左氏昭四年椒舉言于楚子曰成有岐陽之蒐杜預注成王歸自奄大蒐于岐山之陽岐陽在扶風美陽縣西北杜預之爲此言雖不云鼓而成蒐之岐陽者卽古鼓地也其爲成王之田之漁也歟宣王詩曰四牡龐龐駕言徂東以方陽言東則自鎬出洛也岐在西三百餘里安得云徂東也更攷刻石皆謂起于秦當秦皇議刻山也其羣臣上議巳曰古之帝者猶刻金石以自爲紀則斵石與刻金其所自來巳在秦前古之刻金者如湯盤栒鼎其最著也今此鼓石爲之既巳不可攷擊而專著事辭故人莫明其用然而武臣識政于策

策豈爲用器乎古人托物見意不主于物而主于所勸之詞故在盤在鼎在策皆無間也田漁必用衆致衆必用鼓因其鼓之入用而斵石象之因以記事是其托物爲久正與鑄金刻金共一意也故秦臣之言銘刻遂兼金石也後漢橋元之廟有石鉦石鉞石鼓而蔡邕銘詞則曰是用鏤石作茲鉦鉞軍鼓陳之東階以勒公文武之勳焉所謂勳者蓋橋嘗克平鮮卑三者皆軍器故同爲一辭則古來識事于石豈必專爲鼓形顧岐陽田漁其用在鼓因用以著辭而他器自可類推也或曰史籒宣王時人篆似史籒曰晉人有衛常者其論書也曰宣

王時史籀始著大篆或與古同或與古異則知史籀之體名爲大篆亦取古文而斟酌用之非籀自創也

石經

疑耀云自有九經以來鐫于石者有十四種而始之者東漢也世鮮有能詳者故論列焉○漢建寧間蔡邕以八分書書石經而其文則諫議大夫馬日磾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祿大夫楊賜議郎張馴韓說太史令單颺等奏求校定者也洛陽記曰石經五部碑凡四十六板三行分樹于太學之前西行周易尚書公羊傳共碑二十八板時十六板存十二板毀南行禮記碑共十五板

悉毁然尚有可讀者東行論語三碑而二碑毁矣是蔡邕所書四十六碑此時毁者已十八板而存者尚有二十八板也然亦止周易尚書論語禮記公羊傳五經而已隋志乃云鐫刻七經皆邕筆豈建寧石經至隋時尚有七而記洛陽者未及見邪七經之外皆不書豈其力有未及邪方仁聲泊宅編石經跋云石經殘碑在洛陽張景元家世傳蔡中郎書未知何所據而邕所書石經乃八分仁聲誤以爲三體不知三體者乃謝承書也東漢書儒林傳註熹平四年又詔謝承書五經鐫碑乃古文篆隸三體其碑高一丈許廣四尺駢羅相列與邕碑

不同水經注又云漢光和六年刻石鏤碑載五經立于講堂前余按建寧熹平光和皆獻帝年號建寧四年熹平六年光和六年是十六年之中三書石經矣然熹平石經雖知爲謝承之筆而不知所書爲何經光和石經非惟不知經爲何經書爲何體即書者亦不知其爲何人矣豈邕旣書七經之外未書者熹平續書之熹平未書者光和續書之邪若然則東漢石經葢十有七矣夫邕之石經八分也承之石經三體也光和之石經不知其書爲何體然三石經想亦不出五與七之外其閒必有重書而其文亦必有互異者今三石經皆亾無從考

據唐經籍志又有蔡邕金字論語二卷而隋經籍志則一字論語二卷即金字本不言作者姓名後人遂以唐史爲誤然其書久亾亦窮經博古者之一憾也○魏陳留邯鄲淳嘗書三字石經于漢碑之西亦即漢之三體也然亦未詳其爲何經正始中又有一字石經江式曰魏嘗立二字石經其蹟已亾亦皆未詳經爲何經筆爲何筆一字二字之爲何體也○晉裴頠嘗奏修國學刻石寫經○唐開成元年鄭覃奏言宜準漢舊事鏤石太學示萬世法乃表周墀崔球張次宗孔溫業等是正之凡九經共一百六十卷亦不知爲何人書大曆中司業

張參又承詔校定五經鑱石太和七年又敕唐玄度覆定石經並孝經論語爾雅爲九經凡一百五十九卷字樣四十卷則開成九經未收孝經論語爾雅而九經不知何經即太和九經孝經論語爾雅外其六經者亦不知爲何經也但太和字體大乖師法名儒宿學多不窺焉是唐有兩石經也李陽冰又願刻石作篆備書六經後不果其所稱六經豈即周易尚書毛詩春秋傳禮記及周禮邪今秘閣所藏有孝經二册乃唐玄宗八分書天寶四年國子祭酒李齊古摹勒上石者完好如故益宋搨也○僞蜀相毋昭裔嘗取唐太和本琢石于成都

而文與唐本小異孝經論語爾雅則廣政甲辰張德釗書周易辛亥楊鈞孫逢吉書尚書周德政書周禮孫朋吉書毛詩禮記儀禮張紹文書公羊穀梁二傳則宋皇祐間田元均補刻孟子宋宣和間席叔獻補刻皆未著書者名氏閱統志宋紹興間席益嘗刻禮殿聖賢圖于成都石經堂益即叔獻邪春秋傳亦未知爲何人書而于祥字皆闕其畫此必孟蜀時筆也○宋至和元年命皇姪右屯衛大將軍克繼書石經又以上所書論語刻石國子仁宗又命以易詩書周禮禮記春秋孝經作篆隸二體刻石于太學兩楹楊南仲書周易十書十三

詩二十春秋十二禮記二十時與南仲同書者草澤章友直殿中丞張次立也國子王洙乃言刻石經已十五年矣止完一孝經耳尚書論語見書鐫未就乞促限畢工餘經權罷從之紹興十三年内出御書左氏傳及史記列傳周易令臨安知府張澄刊石十四年又出御書尚書毛詩十六年又出御書論語孟子皆刻石立于太學然御書間有困倦輒令憲聖吳后代書與御筆毫不可辨是紹興石經未必皆高宗筆也然趙宋御筆高宗最勝而憲聖能亂其眞亦彤史中之希有乎第自古鐫石者惟經而紹興獨鐫史記列傳此亦腐史千載特達

之郊也

石有生長

漢青衣尉趙孟麟羊竇道碑乃磨崖也洪适隸釋謂此碑崖石增長字體失眞集古錄云李陽冰書縉雲三碑篆刻最細瘦世言此三碑皆活歲久漸生刻處幾合故細耳

蘭亭

蘭亭一百一十七刻宋理宗內府所藏每有內府圖書鈐縫玉池上後歸賈平章又後在錢唐謝氏又傳至陸國瑞內名有舊梅花新梅花二種姜白石先生禊帖偏

傍考云　永字無畫發筆處微折轉　和字口下橫筆稍出　年字懸筆上奏頂　在字左反別　歲字有點在山之下戈畫之上　殊字挑脚帶橫　流字內勹字就回不是點　是字下疋凡三轉不斷　趣字波略反捲向上　欣字欠右一筆作帶草發筆之狀不是捺　抱字己開卩　死生亦大矣亦字是四點　感字戈邊是直作一筆不是點　未嘗不不字下反挑脚處有一斷　右法略舉其大槩亦可以觀天下之蘭亭矣五字損本皆湍流帶右欠万字有損也

淳化法帖

澧陽帖　　劉丞相私弟本

鼎帖　　碑匠家本

大觀太清樓帖　　三山木本

慶曆長沙帖　長沙新刻本

二王府帖　蜀本

黔江帖　長沙別本

臨江戲魚　廬陵蕭氏本

淳化脩內司帖　東庫本

北方印成本　紹興監帖　亮字不全本　北方別本

烏鎮張氏本　利州本　武岡舊本　武岡新本

福清李氏本　福清本

絳本舊帖　烏鎮本　彭州本

資州前十卷

木本字十卷

又木本字十卷

劉後村論帖曰閣帖爲上（十卷）絳帖次之（二十卷）臨江又次之潭又次之武岡又次之大觀尤妙武岡佳者可亂絳臨江佳者可亂閣潭乃僧希白所模有江左風味希白工于摹字拙于尋行數墨支理錯繆然則雖工其如難讀何其字比之淳化帖爲勝東坡推潭帖勝閣帖又楮伯秀所記江南李後主命徐鉉以所藏古今法帖入石名昇元帖此則在淳化之前當爲法帖之祖馬傳慶說此帖本唐保大年摹上石題云保大七年倉曹參軍王

文炳葉勒校對無差國朝下江南得此石淳化中太宗令將書館所藏增作十卷而石本復以大斷缺然閣帖于各卷尾篆書題云淳化三年壬辰歲十一月六日奉聖旨模勒上石此侍書王著筆也然則劉衍卿所云祖石刻豈即南唐時帖乎今世言淳化閣帖用銀錠欄棗木板刻趙希鵠云用李廷珪墨澄心堂紙打楷之不污手又傳仁宗詔僧希白刻石于秘閣前有目錄卷尾無篆書題字所謂祖石刻豈即此歟

淳化帖爲法帖之祖在宋已有三十二本其間刻搨互有得失失眞多矣淳化祖刻當時已不易得劉潛夫得

李瑋家賜本謂直數百千其重如此況後世乎無錫華中甫有六卷相傳爲閣本行次多寡與今世傳本皆不同

昔趙文敏公求古閣帖凡三易而後完自跋其後謂雖墨有燥濕輕重匠有工拙皆爲淳化舊刻然則子昂所得固非一類也

臨河序

右軍蘭亭序膾炙人口而世說注則云王羲之臨河敘曰永和九年云云今人言脩禊帖言蘭亭序人皆知之一言臨河未有不茫然也人所易忽故表而出之

千字文

梁書周興嗣次韻王羲之書千文宋史李至傳言千字文乃梁武帝得鍾繇書破碑千餘字命周次韻一以爲王一以爲鍾又蕭子範傳亦製千字文是千字文有二卷矣淳化帖有漢章帝書百餘字皆同興嗣千字文中語東觀餘論曰此書非章帝然亦前代人作但錄書者集成千字中語耳歐陽公疑以爲漢時學書者多爲此語而後村劉氏遂謂千字文非梁人作誤矣黃魯直跋章草千字文曰章草言可以通章奏耳非章帝書也昔人謂千字文內重一絜字一女慕貞絜一紈扇圓潔蓋

絜字音結則與潔通若音協則爲絜矩之絜今不作絜矩用則與潔同意故謂之重也按千字文中無烈字當是女慕貞烈

子敬帖

世說子敬病篤請道士上章法應首過子敬曰不憶餘事惟省與郗家離婚子敬前妻郗曇女也按獻之法帖云雖奉對積年可以爲盡日之歡常苦不盡觸額之暢方欲與姊極當年之足以與偕老豈謂乖別至此諸懷悵塞實深當復何由日夕見姊邪悲咽實無已已唯當絕氣耳伯思云此當是與郗家帖也此語誠然棠謂舍

妻稱姊亦可悲也已

秘閣帖三卷眞僞

黃伯思跋秘閣法帖三卷後云此卷僞帖過半自庾翼後一帖已上季春等十七家皆一手僞書而韻俗筆弱濫厠諸名迹間始予觀之但知其僞而未審其從來及備員秘館因蒞次御府圖籍見一書函中盡此一手帖每卷題云倣書第若干此卷僞帖及他卷所有僞帖皆在焉其餘法帖中不載者尚多並以澄心堂紙寫蓋南唐人聊爾取古人詞語自書之爾文眞而字非故斯人自目爲倣書但錄其詞而已非臨摹也國初論次法帖

時如王著輩不悟其非但采名雜載眞帖可勝歎哉今

刊此卷內一手僞帖于左

庾翼後一帖　沈嘉　杜預後一帖　王循　劉超

司馬攸　劉環　劉穆之　王劭　紀瞻　王廞

張翼　陸雲　山濤　卞壺

右十五家并庾翼杜預後一帖皆一手僞書

庾亮　庾翼前一帖　杜預前一帖　謝伯璠　王徽

之　王凝之　王操之　王渙之　索靖　王坦之

謝莊　羊邃　王恬　王曇首　孔琳之　王僧虔

右十四家并庾翼杜預前一帖皆眞帖

章草即行書

淳化閣帖漢章帝書有辰宿列張等字米云僞帖黃伯思刊誤云凡草書分波磔者名章草似此者但謂之草猶古隸之生今正書故章草當在草書之先然本無章名因漢建初中杜操伯度善此書章帝稱之故後世目爲今此帖卷首偶列章草便以爲漢章帝誤矣然此書亦前代作但錄書集成千文中語耳米芾以此辨之未中其病黃庭堅云疑只是蕭子雲書之最得意者棠謂千文不起于漢後人集字而曰漢章帝誠可姍笑杜伯度善章草訛而爲漢章帝書皆可噴飯章草即今之行

書

隸楷源流

正字通云隸書晉衛恒傳隸者篆之捷也通雅小學大畧曰秦有大篆小篆符書蟲書摹印署書殳書隸書大篆十五篇周宣王大史史籀著也所謂秦篆即小篆也秦官獄繁多以趨簡約下杜人程邈爲獄吏得罪繫雲陽獄獄中作篆始皇出之爲御史使定書世人以邈徒隸謂之隸書新莽時甄豐改定之愚考隸書即今楷書淳化帖有邈天得一以清一則甚明黄伯思皆以爲僞然體李楷式後人摹倣耳徐鉉嘗言賈魴作三蒼之書

皆爲隷字隷始廣而篆籀微其謨以八分爲隷則自歐陽修集古錄始自是凡漢石刻皆目爲漢隷東魏大覺寺碑題曰隷書今楷字也周興嗣千文曰杜藁鍾隷唐孫過庭草書譜曰元常專精于隷書伯英尤工于草體二美王逸少兼之此以眞行書爲隷也八分者書苑云蔡琰言割程邈隷八分取二分割李斯篆二分取八分于是爲八分書或曰蔡邕有八體分其二也漢石經乃邕八分書李陽冰云始皇時王次仲制八分書蕭子良云漢靈帝時上谷王次仲與秦人同姓名作八分書宋洪适又爲隷釋唐六典校書郎正字所掌字體有五一

古文二大篆皆不用三小篆印璽旗幡用之四八分石經碑碣用之五隸書典籍表奏公私文疏用之據此說舊註沿韻會引程迥任玠諸說仍未詳

周越書苑云郭忠恕以爲小篆散而八分生八分破而隸書出隸書悖而行書作行書狂而草書聖以此知隸書爲今眞書趙明誠謂誤以八分爲隸自歐陽公始出

陸放公老學庵筆記查隸書程邈所作或曰王次仲所作李陽冰曰王次仲所作以當時隸字少波勢乃增之字方八分遂以爲名據此則先有隸而後有八分矣蔡文姬曰割程邈隸八分取二分割李斯小篆二分取八

分故名八分則與陽冰字方八分之說又異此亦是先
有隸而後有八分如蔡邕所書石經即八分也鍾元常
善八分有隼尾波今泰山銘即是此體是隸無波勢八
分有波勢大同小異今之所謂眞書楷書即古隸書是
也孫過庭謂元常精于隸書即今傳力命宣示二帖蕭
子雲啟敕旨以逸少不及元常子敬不及逸少因此研
思遂悟隸式子雲之論與溫庭相合趙明誠金石錄云
隸者今之楷書亦曰眞書是隸書即今眞書無異而隸
與八分相別亦不過有波勢無波勢耳歐陽公謂八分
與隸爲一致其源流八分本從隸出亦不大誤隸也八

分也眞書也皆一體而稍異者也黃長睿曰自秦易篆爲隸漢世去古不遠當時正隸之體尚有篆籀意象魏晉以來元常士季及王世將逸少子敬輩始創作小楷皆遷就漢隸運筆結體尚圓而雅淡其字率扁而弗揹今傳世者若元常力命宣示二表世將上晉元帝二表逸少曹娥帖大令洛神帖雖經摹石而古隸典刑具存至江右六朝若謝宣城蕭挹輩雖不以書名世而其小楷若齊海陵王志開善寺碑猶有鍾王遺範也惟陳隋間正書則結字漸尚方不尚圓然猶依倣漢隸一二唐初亦爾也及歐陽率更虞永興出乃易方爲長以就姿

媚後人競效鍾王楷法彌遠而漢隸遺意無復存矣是八分與隸及楷唐以前皆作一體唐以後隸與八分爲一體而楷遂自爲一體矣故今之楷全無隸意則歐虞壞之也

飛白

劉禹錫嘉話飛白始蔡邕邕在鴻都見匠施堊帚遂創意爲之梁蕭子雲工書武帝曰蔡邕飛而不白羲之白而不飛飛白之間在卿斟酌耳宋仁宗萬機之暇無所翫好惟親翰墨而飛白尤爲神妙凡飛白以點畫象形物而點最難工至和中有書待詔李唐卿撰飛白三百

點以進自謂窮盡物象上亦頗佳之乃特爲清淨二字以賜之其六點尤爲奇絕又出三百點外棠謂蔡既創意爲飛白何得云飛而不白右軍字最飛騰何得云白而不飛今人謂乾筆書字中有空白者爲飛白若依點字立論凡三百有餘則飛白又是單書邊廓而空其腹者

論書法

寫字要血骨觔肉四者俱全又要有間架有結構有形勢而緊要在運筆有肘運有腕運肘爲一手之總腕爲十指之總不腕運而運指下矣下筆有偏鋒有中鋒拳

實則尖鋒旁出非露骨傳神則肥壯不勍絕少圓活正直之致故謂偏鋒腕豎則尖鋒中走重中有骨輕中有肉毫無連枝帶葉之病故謂中鋒有搭鋒有折鋒橫直撇捺點多用搭鋒搭鋒如蜻蜓點水灣曲勾剔多用折鋒折鋒主外圓內方有露鋒有藏鋒有迴鋒凡尖撇放浪皆失之露惟含蓄沈著則幾于藏所謂如錐畫沙如印印泥是也至迴鋒則有落下收起之勢橫直點皆實迴撇捺勾皆虛迴要隨勢運用耳總之心君要清寧歐陽氏所謂澄神靜慮端己正容秉筆思生臨池志逸正王右軍所謂意在筆先之說也眞書以平正爲善此世

俗之論唐人之失也古今眞書之妙無出于鍾王今觀二家之書皆瀟灑縱橫何拘平正唐人以書判取士而士大夫字畫類有科舉習氣顏魯公作干祿書字是也矧歐虞柳顏前後相望故唐人下筆應規入矩無復晉魏飄逸之氣且字之長短斜正天然不齊魏晉書法之妙良由各盡字之形勢而以私意參之耳

點者字之眉目全藉顧盼精神有背有向隨字形勢橫直畫者字之體骨欲其堅正勻靜有起有止所貴乎長短合宜結束堅實撇捺者字之手足伸縮異度變化多端要如魚翼鳥翅有翩翩自得之狀挑剔者字之步履

欲其堅實晉人挑剔或帶斜拂或橫引而顏柳正鋒則無飄逸之氣轉折者方圓之法眞多用折草多用轉折欲少駐駐則有力轉不欲滯滯則不遒然眞以轉而後遒草以折而後勁不可不知也懸針者筆欲極正自上而下端若引繩若垂而復縮謂之垂露故翟伯壽問于米老曰書法當何如曰無垂不縮無往不收此必至精至熟然後能之古人遺墨與今人不同者正在用筆精妙故也

用筆如折釵股如屋漏痕如錐畫沙如壁折此皆後人之論折釵股欲其曲折圓而有力屋漏痕欲其無起止

之跡皆不必若是筆正則鋒藏筆偏則鋒出一起一倒一晦一明而神奇屬焉人能筆鋒在畫中則左右皆無病矣一點一畫皆有三轉一拔一拂皆有三折一撇又有數樣一點欲與畫相應兩點顧自相應三點者必一點起一點帶一點應四點者一起兩帶一應筆陣圖云若平直相似狀如算子便不是書又如口字當泯其稜角以寬閑圓美為佳心正筆能正意在筆前字居心後皆名言也大要執之欲緊運之欲活不可以指運筆當以腕運筆

偏鋒者不可使其筆正正鋒者不可使其筆偏蹲過處

當審其輕重搶駐處必宜于著力折鋒搭鋒爲下筆之妙屻筆揭筆爲收殺之權筆捺則肉自肥圓筆提則觔骨有餘力爲骨之道憑指力之提縱生血之道賴水墨之和勻忌軟勁之失均喜威嚴之敦厚勿輕濁以阻凝務均布而安平變換迴旋迎送取接措邊傍而合軌振氣象以生神筆法之妙于斯爲盡

張旭云寫字要筆法間架骨格態度筆法間架者書法之根本此爲體也骨格態度者書家之源流此爲用也體用渾然方圓脗合中道方纔是書故曰筆法熟而筋力勻結構精而間架正要活潑要生動小心布置大膽

落筆筆假我意妙合天然自然神運飄逸體用皆有態度矣

索靖云凡大字難于縝密而無間小字難于寬綽而有餘豐南禺云雙鈎懸腕讓左側右虛掌實指此古人所傳用筆之訣也雙鈎懸腕者食指中指圓曲如鈎與拇指相齊而撮管于指尖則執筆挺直大字運上腕小字運中腕不使周襯于紙則運筆如飛讓左側右者左肘讓而外居右手側而中運常使筆管與鼻準相對則行間直下無攲斜之患虛掌實指者指不實則顫掣無準掌不虛則窒礙無勢三指齊撮于上而第四指拉筆管

上下俯仰進退無不如意則筆在畫中而左右皆無病
矣
褚遂良云用筆鋒須透過紙背此何等氣力大都蒼古
皆從筆力中來
古人云忙中不及作草足見草字之難必先具神理于
胸中而後心忘手手忘書妙合天然方稱草聖
古人作草字如作眞斷不苟且其相連引帶皆輕其點
畫處皆重變化多端未嘗亂其法度唐太宗云行行若
縈春蚓字字如綰秋蛇惡其無骨也
撥鐙提捺眞行相通留放鈎環勢態迴别换轉圓暢屈

折便險點綴精彩挑剔枯勁波趯映帶飛度飄颺流注迴盤紆引窈繞頓之以沈鬱奮之以奔馳逸之以翩翾激之以峭拔或如篆籕或如古隸或如急就或如飛白每筆皆成其形每字各異其體書法之妙盡于此矣

智永世南得其寬和之量但少俊邁之奇

歐陽得其秀勁之骨而乏溫潤之容

褚得其鬱壯之觔而鮮安閒之度

李北海得其豪挺之氣而失之竦窘

柳顏得其莊嚴而失之板

旭素得其超逸之興而失之怪

過庭得其逍遙之趣而失之儉散
蔡襄得其密厚之形但失于嫵重
黃庭堅得其提衂之法但知執筆而伸脚挂手體格埽地矣
趙孟頫得其溫雅之態然過于妍媚
蘇宗顏而過于肥
米若風流公子染患癱瘓馳馬試劒而叫笑旁若無人
楊少師書法破方爲圓削繁爲簡此上皆前人論斷
董論書法云柳誠懸書極力變右軍法予近學柳方能悟用筆古淡處自今以往不得舍柳而趣右軍也又云

楊少師書騫翥簡淡一洗唐朝姿媚之習宋四大家皆出于此葢與趙集賢書如甘草甘遂之相反也又云古人作書皆以奇宕爲主絕無平正等勻態自元人遂失此法所謂字如算子便不是書搖筆須念此自然超乘而上又云書家以險絕爲奇此竅惟顏魯公楊少師得之趙吳興弗解也今眼目皆爲吳興所障耳

王棠曰前輩論書法如撐急水灘頭用盡氣力不離故處又謂學古人書當取其神不當摹其形此如成佛後折骨還父折肉還母方是未生前本來面目不然終是寄人籬下也楞嚴經云無日不明明因屬日是故還日

暗還黑月通還戶牖擁還牆宇緣還分別頑虛還空鬱浡還塵清明還霽種種差別見無差別諸可還者自然非汝不汝還者非汝而誰人能于八還之外悟出不汝還處則字學直通三昧矣

燕在閣知新錄卷二十一終　孫壻洪悌　孫[illegible]正字